

峽灣之國

藝苑

在挪威，你會時時遇到這樣一個詞：fjord。挪威語中被其他語言吸收的詞彙並不多，這個詞卻早已進入英語詞典，中文把它譯為「峽灣」。

峽灣就是既深又窄的U型海灣，三邊是高山、懸崖、峭壁，朝海的一端叫做「峽灣口」。有的峽灣比較長，像一條河，卻不是河；有的峽灣也有較寬的水面，像湖，卻不是湖。在那裡晝夜流動的都是清澈碧藍的海水，挪威峽灣的水來自大西洋（挪威人稱之為「挪威海」）、北海和巴倫支海。

峽灣形成於冰川時期。在漫長的歲月裡，似有鬼斧神工的冰川不斷磨蝕山嶺石壁，以致「切割」出許多峽谷，海岸邊的峽谷一旦被海水倒灌，便形成了峽灣。峽灣口一般都有由冰礫石堆成的水底屏障（挪威人稱之為「海洋門檻」），這就能使峽灣的水面保持平靜，所以峽灣常是天然良港。

挪威或許是世界上峽灣最多的國家。你看挪威地圖，它的海岸線如此曲折，似可用百足龍來形容，其實又何止百足，峽灣、半島，還有星羅棋布的大小島嶼，真可以千來計。挪威也因此能以其獨特的自然風光吸引各國遊客，每年冬季則以雪山召喚各地滑雪勇士。

挪威第二大城卑爾根是「峽灣之都」，在那裡乘纜車登上弗洛揚山鳥瞰，你就發現整個城市建在峽灣邊的「七大山」上，還有個半島伸入灣中。卑爾根是挪威對外的大門，自古以來一直由出入峽灣的船隻與歐洲其他國家保持往來，進行文化交流，因此被譽為「歐洲文化之都」。該市峽灣之畔的布呂根碼頭區，有長排連綿的三層尖頂樓房，色彩各異，或紫紅，或橘黃，或雪白，鮮艷奪目，煞是好看，令人想起哥本哈根，想起安徒生的童話，難怪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要把它列為世界遺產。

讓更多旅行者去遊覽峽灣，這是挪威旅遊業的重頭戲。我們這次經推薦去一個名叫「弗拉姆」的地方，就意識到旅行社的煞費苦心。我們需從卑爾根乘火車到沃斯，然後換遊覽車，穿山越嶺，山高坡陡，還要盤山而下，直奔小鎮古德旺根，在那裡換乘遊輪，這才進入奧爾蘭峽灣，開始兩小時的峽灣之行。奧爾蘭峽灣是挪威最長峽灣——森訥峽灣的支灣，後者長達二百零四公里，水深一千三百多米。真是不虛此行，只見奧爾蘭峽灣壯闊而深邃，藍色水面平靜如鏡，成群海鷗在飛翔鳴叫，兩岸是崇山峻嶺，有狹長瀑布自山頂汨汨流下，也有廣袤騰騰的雲霧繚繞山峰，山下岸邊時有村莊或小鎮出現，廣播員們分別用六種語言錄音報告說，這一地區水質特別好，村裡多長壽老人……

從弗拉姆乘火車回奧斯陸，讓我們進一步體會峽灣在挪威的地位。有一段開到米達爾的鐵路，那簡直是在懸崖峭壁上修築起來的：十八個隧道，在十二英里內爬上三千英尺的高坡，不能不令人想起當年築路工人的艱險辛苦，而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人們去光顧峽灣，去欣賞大自然恩賜的斯堪的納維亞景色。挪威最傑出的畫家愛德華·蒙克喜愛峽灣，一八九七年在小鎮奧斯高特蘭買了一個面臨克里斯蒂安尼亞峽灣的小屋，它蓋於十八世紀，原是一個漁民的住房。後來二十年裡，他幾乎每個夏天都來這裡，喜稱其小屋為「福舍」，旅居國外或心情憂鬱時常想念它。他曾說：「在奧斯高特蘭散步就如在我的畫中散步一樣——我在這裡得到畫畫的靈感。」他的名畫《星夜》即創作於此。現在奧斯陸有個蒙克博物館，這個「福舍」則成了蒙克小博物館。

挪威最傑出的音樂家愛德華·格里格於一八八五年在卑爾根郊區特羅爾德蒙定居下來，其家就在索爾峽灣邊。為了集中心思作曲，他在山坡下另蓋了一間面朝峽灣的小木房，三樣東西——張書桌、一架鋼琴和一個沙發就把小屋放滿了。在這裡，他凝望峽灣的平靜水面，灣邊的山嶺，山坡上的樹林、瀑布、峰頂上的冰川、積雪。壯麗的大自然給了他無窮的藝術想像力，許多音樂作品就是在這間「創作小房」裡譜寫的，索爾峽灣也因此聽見他的琴聲，聽見那些融有挪威民間音樂的動人旋律。

傳說有一天，格里格忽然聽見一聲沉雷般的巨響，他往外一望，見遠處山坡上大量積雪爆炸開來，崩落到峽灣岸上。這場雪崩給了他難忘印象，據有的音樂評論家分析，在他的名曲《山神殿》（管弦樂組曲《培爾·金特》的第四首）裡就有這場雪崩的「迴聲」——沉雷般的聲音，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大自然又歸於安寧，像峽灣的水一樣平靜。

文聯主席砸電腦

江勵夫

自由談

湖南來陽縣文聯主席熊艾春怒砸社區網站電腦風波，似乎已經平息。據稱他腦子有病，患的是「狂躁症」，事發後已被解職，現在長沙治病。也有人質疑，「精神有病」也許是掩飾之詞，從其向索賠者反索九萬八千元「名譽損失費」（十萬元扣除賠償電腦二千元）來看，他還精於計算，腦子似乎並無問題。其妻及同事則力證他是個好人，而且是個「工作狂」，身為「創建詩鄉」組長十分賣力。另有人質疑社區網站是否涉嫌藉炒作敲詐。看來事件似乎餘波未了。在未見醫療證明之前，仍宜把熊主席看成是一個正常的人。而正常的人也會做出反常、失態的事，並不奇怪。詩人海子臥軌，顧城殺妻自殺，都不能以「腦子有病」作解釋。

事件的起因，是熊主席的詩受到社區網民的差評。其詩水平如何？且看他的「名句」：《國際保健消費指南讚》像廣告，「所有技師服務好，所有顧客心裡歡。今日高興洗腳後，明日健步去爬山」，這幾句擺在沐足店門口倒是頗合適的。「來水源於地球心臟，陽光來自宇宙東方……玉帝命名第一福地……樂遊此地喜氣洋洋」這是推介來陽旅遊。「舞文弄墨文人事呀？吹毛求疵很不好啊！勸君不要肝火旺呀？弘揚正氣才正常啊！」他一本正經勸人不要「肝火旺」，但他自己卻肝火特旺，躁而且狂，真是奇葩！

平心而論，熊詩（姑且稱之為詩）政治正確，充滿正能量、主旋律，他遵循文藝為政治服務、政治標準第一的原則寫作；但可惜，藝術標準他顧不上，只能打零分。他基本不懂詩，不知詩為何物，大概認為字句排列整齊、押韻，順口，就是詩，因此他寫出來的，詩味索然，不能算是詩，頂多是順口溜，連打油詩也不夠格。而偏偏他就愛寫詩，而且自我感覺良好。據其妻說，他常常半夜起來寫詩。他算得上是個「詩痴」，但他不知道寫詩需要天賦和後天的培養。

熊主席的最大弱項，竊以為不是詩藝差，而是缺乏自知之明，又不容批評。他的詩無害，但不庸，有好事者拿來調侃、譏諷一下，是平常事，只要不是人身攻擊或試圖藉機敲詐，應當容忍，任由評說，即使不同意別人的評說，也可申辯反駁。但熊主席無此雅量，一看到譏評就忍不住暴跳如雷，把文聯變成「武聯」，演出怒砸電腦一幕。這下倒好，熊主席一鳴成名，本來只是社區網站的一丁點事，卻迅速擴大，惹得滿城紛說熊主席，一下子聞名省內外了。只喜歡聽好話，容不得批評，是一種不好的風氣。試想，一個芝麻大的縣文聯主席，尚且容不得批評，假如他官大一點，再大一點，甚或手握重權，那麼他會怎樣報復、重置批評者？至於像熊主席這樣文化素養不高的人怎麼會當上文聯主席？這涉及文聯、作協體制弊病等複雜原因，已有入論及，這裡就不多談了。

詩話七夕節

韋良秀



節逢七夕，天上牛郎織女鵲橋相會之時，人間乞巧正忙。至於乞巧活動究竟能否如願以償，詩人們對此有着不同的看法。羅隱《七夕》云：「月帳星房次第開，兩情惟恐曙光催。時人不用穿針待，沒得心情送巧來。」他認為一年只有一宵相聚的牛郎織女，兩情纏綿，春宵苦短，根本就沒有心情和時間給人間送巧，人們持針以待，也自然大可不必。然而李商隱《七夕偶題》則云：「寶簪搖珠兩，常娥照玉輪。靈絲天上匹，巧遣世間人。花果香千戶，筵竿蓋四鄰。明朝曬犢鼻，方信玩家貧。」他認為當織女與牛郎天上歡會時，並沒有忘記送巧給人間，而人間也競相以瓜果供奉和筵竿吹來表示答謝之意。詩人們爭論的問題，其實根本就不成其為問題，因為七夕乞巧的本質意義並不在於乞巧的最終結果，而在於乞巧過程本身。人們只是通過虔誠乞巧的方式，婉轉地表達自己對幸福生活的理解和嚮往，藉以求得心靈的解脫和精神的慰藉。這才是乞巧習俗真正的文化內涵，也是絕大多數節日習俗的共有特徵。

不同的時期，詩人不同的身世和經歷賦予「七夕詩」以不同的內涵。愛情是千古不衰的話題，充滿着悲歡離、情真恨的「七夕詩」，不僅觸發着一代又一代文人的感慨嘆息，而且表達了人們對牛郎織女的同情神往，同時也折射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

捨與得之間

李 夢



黨西札記

接着上篇文章談紐約。去到那座城市之前，我對於「紐約」這兩個字，一直有種說不清楚的迷戀。那種迷戀，是從過往的生活經驗中一點點堆積起來的。可能是某齣電影中的場景，可能是某人傳記中提及的在彼處居住的苦樂，可能是一首歌，或者一幅畫。總之，都是間接的，是從他人或別處得來的。

當我從多倫多搭一個多小時飛機到達肯尼迪國際機場，再乘搭機場快線一站站接近這座城市的時候，說實話，我並沒有遇見想像中的驚喜。或許因為多倫多和紐約的距離實在太近，又或許，當夢想與現實最終交疊的時候，原本停留在兩者間的巨大驚悸悄悄縮起了身，那些因距離而產生的美感也一點點褪去斑斑。

其實，褪色並不是一件壞事。很多時候，虛空的幻想帶來的往往是失落、無奈甚至怨怒。倒不如，早些除下那華美的外衣，早些直面現實，如同聶魯達在《似水年華》一詩中提及的那樣，「當華美的葉片落盡，生命的脈絡才歷歷可見」。

我並未如過去一直期待的那樣，帶上（偽）文藝女青年的心態，落腳在這城市，期待在街角遇見一首小詩，在清晨或傍晚的陽光下聽見某種近乎神啓般的召喚。然後，像某些電影或電視劇中的主人公一樣，期待著透過一場旅行，完成生命中一次綽

排許久的反省、自悟或救贖。我甚至沒有將自己想像成遊客，或者探親訪友的觀光者。我不想過分好奇，也不想介入太深，只想觀察，以相對冷靜而克制的態度。

因此，當我遊走在紐約時，激動、驚喜和難以抑制的自拍衝動固然少了，卻也因由這樣冷靜旁觀的視角，多了體諒。我不會抱怨紐約地鐵車站的悶熱難耐，不會抱怨時代廣場擁擠嘈鬧的人群，也不會因為唐人街雲南餐館的熱湯米線不夠地道而心生失望。期待少一些，於是更容易滿足，更容易獲得某種平和的愉悅。如是捨捨權衡，對人對事，都是如此。

當心態平和的時候，我們看到的事物或許不美，卻更真。我們知道中央公園有大而綠的草地，也知道園子裡容易迷路，在窄窄一道砂石路上散步也並不如想像中浪漫。我們知道布魯克林的房產市場由於越來越多中國人的來到而變得熱鬧，也知道那個外來移民聚居的地方時常有人破產失業流離失所。我們知道麥迪遜大道上遍布精緻悅目的定製成衣店和奢飾品店，也知道幾街之隔的紐約大學裡，在校學生一邊熬夜讀書一邊餐廳打工費力賺取每月生活所需。

從切爾西畫廊區歸來的那個晚上，我寫明信片給張先生，說在紐約街頭遊蕩，以一個不知愁的遊客的身份，是件很開心的事情。的確，一個城市的最美好和最難忘，往往停留在遊人眼中和記憶裡。



紐約當代藝術博物館（MoMA）中相擁而坐的情侶

李 夢攝



紐約Soho區街邊一景

李 夢攝

短短數天行程，遊客往往只趕得及在幾處知名景點匆匆一遊，眼見耳聞的都是精心磨洗和雕琢的人事，若是隨了旅行團，往返巴士，定時接送，更是難以體會這座城市獨特的、只可意會難言傳的可愛之處了。

也許你會說，為什麼一定要體會真實？按捺着不去揭開面紗，故意留下七分美好和三分神秘，也未嘗不是好事。的確，將說未說的愛最美好，將至未至的風景最動人，何苦戳破幻影，留下一地碎片徒增煩惱。於是，此處牽扯出一個永恆的、愈辯愈複雜的命題：捨與得。

有人不願相信紐約和世上任何一座城市一樣，有它的明媚燦爛也有它的骯髒和混亂，便甘願做一個走馬觀花不知愁的遊客。有人不願相信自己的愛情和世上任何一對平凡男女一樣，有它的甜蜜芬芳也有它的誤解和苦痛，便只顧安享愛之喜樂卻避談付出和掛念。還有人不願相信人的生命本身和地球上一切動物和植物的生命一樣，有它榮枯消長的命定的規律。如是種種渴望和欲求，都是只顧「得」卻忘記「捨」，只願享受「得」之幸福卻不願承擔「捨」之憂戚。

然而，若不捨下自我，不捨下不切實的虛空的幻想，「得」也終將是不完整不真切的。無「捨」之「得」建構在虛幻之上，必將被另一場更華美的虛幻取替。

站上看不出這十多年來「中關村」有什麼變化，但現實中的中關村的景象，給我很大的視覺衝擊和心理體驗。因為我看到的是一個蕭條的市場，就像秋風過後的大地，滿目枯槁，寒風瑟瑟。

從北京回來，看到不少媒體人對中關村的報道，文中所敘與我所見完全一致。這個曾經讓劉強東販賣光盤賺足人生第一桶金的地方，正在快速老去。

中關村的現在，正是商業大賣場在互聯網衝擊下的一個縮影。如同我在上海南京東路上看到的上海一百，從二樓開始，全部在賣衣服，如同一個服飾批發市場，我就知道，許多東西已經從神壇上摔落下來了，而重構遠遠沒有開始。

朱國良

我總認為人生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還要嘗萬種味、識萬種人。就喜歡識人，儘管眼光不是最準。在我接觸的人中間，就有這樣一種類型的人，別個苗頭，結果弄得大家敬而遠之，自己也是灰溜溜收場。好勝心極強，鬥性蠻足的人，我以為在學養涵養是有些欠缺的，在度量量是有些不足的。這樣的人，往往受逞強驅使，愛顯擺炫耀。但問題是自不量力，力不從心，有一斤量偏喝三斤酒，只在半桶水往裡往要晃出面，這樣做人就累了，就會自討苦吃，自食其果，就會在逞強這堵牆面前，發狠好鬥，碰壁出醜，弄得頭破血流，很是狼狽。

花貴在怒放之美，人貴有自知之明。如果一個人不知自己幾斤幾兩，是做啥的材料，便會妄自尊大、自不量力。明明是水上功夫好，還要陸地逞英雄，往往就會有苦頭吃了。還有的人的逞能，是好勝心極強，乃虛榮心作怪。古人謂「禍莫大於不自量」，如此好逞強，螳臂當車，那下場便是可想而知了。

胡亂逞強的人，往往夜郎自大。本身只有一點點本事，有點「三腳貓」招式的，來得這畢竟還處在成長時期，偏要做大買賣。只有三兩酒的量，偏要吃光一瓶酒。這些人往往是井底之蛙，不思天外有天，不見山外有山。他們往往往虛胖當成強壯，把分量當作力量，這種逞強，不以科學態度行事，沒有實事求是的理性，是本領沒學精，時機沒成熟的逞能好勝。這樣的不識時務，不知進取的人，不頭撞南牆，不頭破血流，才是怪。

胡亂逞強的人，應該說有的還是有丁點本事的，有點「三腳貓」招式的，但得這畢竟還處在成長時期，成熟階段，來不得半點虛偽和驕傲，不能就有了「拳打南山猛虎，腳踢北海蛟龍」的自負和狂妄，還得海納百川，低頭精進，上學「八仙過海」，下到「江南七怪」，那裡沒有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所謂「能」，因此而狂妄自大，目空一切，那麼不僅會到此止步，還會滑行退步，下場恐怕顯然是自不量力的。

逞強的人，有時往往會頭腦發脹，虛空膨脹，不知今夕是何年，認為自己是最強。有了一點小事，有了一些手段，就會恃強凌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結果往往會在真正的強手、好手和妙手面前出盡洋相，弄得頗為狼狽。

逞強的人，常常都還有一把的心理，當然這不是指賭錢，而是有的好人面子使然。但是一還有三分三，豈能上梁山？「不是金鋼鑽，不攪瓷器活」，這是被佐證的鐵定的事實，非要破規律，壞規矩，強出頭，硬撐着，其結果反而是死要面子活受罪，面子裡子全丟光。老年人特別告誡我們：「不可賭氣，二不可賭力。我在農村，就見一親戚因與人鬥氣賭力挑擔傷了人，落下終身遺憾。在這方面的教訓如若不吸取，那真是會有一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的效應。而由此延伸開來，逞能好勝總是會自釀罰酒，自吃苦酒的。

世間萬物皆有度，莫要胡亂去逞強。應該說，人們對社會人生之「度」的把握，要比自然之「度」的把握得多，之所以這樣，我們需要活到老，學到老，才要以科學的態度去對待生活，以豁達的心態去看待生活，以理智的知性去學會生活，以智慧的態勢去享受生活，如此，人的生活質量才好，幸福指數才高。

逞強面前是堵牆

人生在緣

胡亂逞強的人，往往總是自我感覺良好，沒有自知之明。有的人看別人是傷了的一個疤，視自己是春天的一朵花，自己是西瓜，別人是芝麻，自己是松果，別人是松果。因此他們就會顯得「無知者無畏」，結果會像揪着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狂妄，也會如《鏡花緣》中的唐敖，吃了躑躅草，飛了文餘，結果又跌入塵埃，還了原形。

逞強的人，有時往往會頭腦發脹，虛空膨脹，不知今夕是何年，認為自己是最強。有了一點小事，有了一些手段，就會恃強凌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結果往往會在真正的強手、好手和妙手面前出盡洋相，弄得頗為狼狽。

逞強的人，常常都還有一把的心理，當然這不是指賭錢，而是有的好人面子使然。但是一還有三分三，豈能上梁山？「不是金鋼鑽，不攪瓷器活」，這是被佐證的鐵定的事實，非要破規律，壞規矩，強出頭，硬撐着，其結果反而是死要面子活受罪，面子裡子全丟光。老年人特別告誡我們：「不可賭氣，二不可賭力。我在農村，就見一親戚因與人鬥氣賭力挑擔傷了人，落下終身遺憾。在這方面的教訓如若不吸取，那真是會有一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的效應。而由此延伸開來，逞能好勝總是會自釀罰酒，自吃苦酒的。

世間萬物皆有度，莫要胡亂去逞強。應該說，人們對社會人生之「度」的把握，要比自然之「度」的把握得多，之所以這樣，我們需要活到老，學到老，才要以科學的態度去對待生活，以豁達的心態去看待生活，以理智的知性去學會生活，以智慧的態勢去享受生活，如此，人的生活質量才好，幸福指數才高。